

索命双娇

飘萍客著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

内 容 简 介

情圣儿浪迹天涯、落拓八荒，谁知会是人中龙凤；
无师自通；身怀绝技，震惊武林，竟自个茫然不知。

“口诛真言”，引得群雄纷争，众魔欲夺，也将情
圣儿牵扯其中，欲罢不能。

王爷千金，慧眼识珠，倾心点化武林奇葩；由慕
生情，芳心尽许，却怎奈父命莫违，情缘难继。

生死三式，要命五式，绝技惊人；绝顶高手、隐
世奇人，增技艺、助功力，共铸一代宗师。

江湖俊女，冰清玉洁，傲视群雄；舍身相救，玉
箫传情，为的是长相厮守，永不分离，怎奈是自古多
情空余恨。好男儿，情有独钟，难觅两全结局；因父
仇，结怨八大门派，一如水火不能两立。

“姹女教”，欲霸江湖，狼子野心，邪魔尽聚，涂
炭生灵，抛起一阵腥风血雨。

10200401

为正义，大师开导，群雄相聚；上君山，歼顽敌，一显英雄之气。清旁观，迷当局，堪破红尘，看穿世间之局，情谊双美，远走高飞，笑傲山林。

全书文笔生动流畅，情节跌宕起伏，悬念丛生，打斗场面惊心动魄，人物塑造个性鲜明，栩栩如生。令人开卷一阅，便爱不释手，不愧为漂萍客先生的又一佳品，不可不读。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天方夜谭真神奇 | (1) |
| 第二章 | 过路乞儿成侠少 | (29) |
| 第三章 | 不知身怀三绝技 | (61) |
| 第四章 | 屈指神功嘎嘎叫 | (92) |
| 第五回 | 只为情字苦苦苦 | (122) |
| 第六章 | 彩虹仙姑是至亲 | (153) |
| 第七章 | 只为孤雏将命舍 | (188) |
| 第八章 | 群邪齐聚亡命谷 | (216) |
| 第九章 | 在劫难逃美人关 | (247) |
| 第十章 | 消魂一夜值千金 | (283) |

- 第十一章 身世之谜解开了 (303)
- 第十二章 却又身陷忘忧谷 (336)
- 第十三章 又爱又恨真难为 (370)
- 第十四章 陷入古洞得奇遇 (403)
- 第十五章 全宜大局灭邪教 (435)
- 第十六章 爱人重逢叙相思 (466)
- 第十七章 蓬莱二圣来试招 (499)
- 第十八章 姹女一怒倾巢出 (532)

第十章 消魂一夜值千金

“拘魂宫”主毫无血色的脸突然仰天一阵嘿嘿长笑，道：“‘海岛三尊’，别狂，有朝一日本宫主会扇动中原群雄，到‘蓬莱岛’找你，叫你同‘一代情圣’高明仁一样，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魏太平了哈哈狂笑道：“如此甚好，如此甚好，否则实难消我心中之恨……。”

就在他们嘿嘿阴笑，与哈哈狂笑声中，但见他们两条身影连闪，刹那间也消失在“亡命谷”之中。

西安，北大街，“安靖王府”旁。

一个身材修长的少年，已经在那儿徘徊两晚，今宵接连着是第三晚了。

中夜，月华如水，夜风轻轻的吹着，很柔和，他的思念如潮。

自从“亡命谷”挫败之后，他决定要分别到八大门派去走一趟，此去多久？是生是死？颇难意料。

明天他就要启程了，在行前他渴想着与丽姊一晤。

连续两夜，他始终没有勇气，飘身入“安靖王府”一探丽姊居处，今夜，他下定决心无论身犯万险，必欲达成所愿。

他徘徊了一阵之后，打量了一下四周影物，纵身向院内跃去。

这座莫大的府第之中，除了高楼叠阁之外，都是高大的梧桐，槐树，不见一点灯火。

高小翔对这些夜入人宅之事，除了经验不足之处，心理上还甚感愧疚和不安，他隐在一棵大树之下，呆了半晌，不知何去何从。

夏夜的微风，吹拂着树上的叶子，更增加了他心中的不安感觉，仿佛什么人发现了他而在呐喊似的。

高小翔呆呆站了许久，他想到：“大凡女人阁楼，必在院府深处。”

于是他闭目静立一会，暗中调匀真气，四下打量了一阵，看准路线和落脚之处，一提真气，迅快绝伦的直奔过去，一口气穿过了一座四五丈宽的院落，飞落在屋面之上。

低头看去，各室门窗紧闭，毫无有迹象，他微一沉思之后，辨认了一下方位，直向正东跃去。

又越过一重院落，突然来到了一处满置盆花的小跨院。

就在此时，突见两道人影向他落峰之处急跃而来，身法迅快之至。

一阵夜风吹来，传来了他们的私语道：“苟师爷，你看清了来人是往这个方向闯的吗？”

但听另一个声音冷冷道：“你要是不信，那就别来了。”

先前问话的那人道：“苟师爷，在下不是这个意思，在下只是觉得，如果没有确定来人是往这个方向闯，我们就不要打扰小姐，她最近几天心情不好……”

高小翔正待飘身再起，闻得声音，吓了一跳，赶忙窜身藏到一处树丛之中。

他刚刚藏好身子，突见院内已飘入两人，定睛一看，正是苟师爷与蔡总管。

只听苟师爷道：“小姐身怀绝技，设若有人身入阁楼她不会不知，我看来人百分之百是藏身在这庭院之中，我们就分头搜搜如何？”

蔡总管微一沉吟道：“这样岂不会打扰了小姐……”

高小翔听得又惊又喜，惊的是自己的行踪已被发现，喜的是自己误打误闯，居然被自己找到了丽姊的居处。

及至听到苟师爷要搜查院子，他不由吓出一身冷汗，心想道：“只要自己的行踪一被发觉，那今宵要一见丽姊，就不可能了……。”

就在他心中异常焦急之时，突闻阁楼内响起了一阵非常熟悉的女人声音道：“外面的可是蔡总管与苟师爷吧？”

蔡总管恭声答道：“正是在下，小姐怎的如此深夜，还未就寝？”

但听那个非常熟悉的女人声音打了个哈欠道：“外面可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蔡总管道：“不知小姐可曾发觉有人往这边闯来？”

那个女人的声音重又唤起道：“一直安静无事，未受打扰。”

蔡总管干笑一声，道：“如此说来是我们多心了，深夜打扰，还望小姐恕罪。苟师爷咱们走吧！”

话出口，人已腾身向院外落去。

苟师爷冷哼一声，狠狠的朝院子内搜索了一眼，百般不愿的随着蔡总管跃落院外。

高小翔劝轻吁了口气，自己相爱的人，不久就可以相见了，在这一刹那，他有着无可形容的激动。

他仰望树隙上的明月，长长的吸了口清凉的空气，在这一瞬间，他再也无法镇静了，猛见他微一闪身，人已穿过院子，跃身阁楼上。

窗子内传来了朱丽严肃的喝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高小翔颤声说道：“丽姊，是我啊！”

窗内人又轻声问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窗内人似已听出了来人是谁，她的声音也有着轻微颤抖了。

高小翔脱口道：“丽姊，我是小翔，难道你听不出我的声音了。”

于是，彼此沉默了一会儿。

于是阁楼的门，呀然一声，轻轻的开了。

月光下，一个披着长发的绝色女人，站在门阶上向着他凝视。

高小翔一怔，但迅速就认出了这人是朱丽。

倏忽间，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起一痉挛。

朱丽星眸似水地凝视着他，尽量压制着心头的激动，低微地说道：“小翔——你来了？”

他呆若木鸡，而她在幽思中，似梦呓地接下去道：“有许多次，我梦想着，你也许会像今夜一样，悄悄的来看我，一夜起来十多次，我听到窗子的风声，就以为你来了，我听到树叶落地的声音，我也会以为你来了！我在心里告诉着自己，你一定会来，于是我守着，从黑夜到黎明……”

她呜咽了，泪水也淌了下来……。

她的矜持崩溃了。

她的感情泛滥了！

他一步一步挨过去。

在月光下，他看到她带些苍白的嘴唇，在开翕，但是，她发不出声音，他以抖得激烈的双手去捏住她的双臂。

“丽姊——”

他发出低微和颤动的声音，面部的肌肉似是在抽动，他的声音微弱，然而，那是集中生命全部力量才发出来的，他道：“丽姊，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，我终于来了……”

她俯下身，双手抱住了他的头，无声啜泣。

他轻轻的说道：“丽姊，丽姊——”

她双手捧起他的头来，似狂似渴地把自己的面颊凑上去，偎依着，啜泣着，如幽梦般，她沉忧地说道：

“小翔，让我看看你，让我看看你，虽然相别才三日，但

我总觉得如隔千年……啊，小翔你……你瘦了。”

那些似沸腾的情话感动了他深寒的内心，和着泪，他一遍又一遍地叫道：“丽姊，在人间，在我的心中，你是唯一爱我，也被我所爱的人，丽姊，当我看到你的时候，我的我一颗心，才有着落，当我不能见到你时，我有如丧失了魂魄……”

小翔抱得她更紧，爱与感伤，像鞭子那样抽击着他，他轻轻喟叹了一声，接道：“丽姊，我仿佛与生俱来，生命中永远充满着痛苦，我仿佛是一切爱护我的人的克星，每一个爱我的人无一不是含恨九泉，抛我而去，丽姊，我对不起你，往前去，我必将带给你无穷尽的痛苦——”

“小翔——”

她哭着说道：“小翔——不要说这种话，就是你会带给我死亡，我也是心甘情愿的。”

那是刻骨铭心的情话啊！

那是呕心沥血的剖白呀！

高小翔无法沉默下去，他用手指轻轻挑起朱丽的下颏，那张梨花带雨的容颜，使他内心一轻悸动，他低下头用舌尖舔她脸上的泪痕，终于四片唇儿相连，彼此忘我的吻了下去。

他再呆也明白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了？

他三步并两步的来到榻前！

高小翔趁着晓色未露，悄然而去了。

朱丽依着窗，凝视着他孤独寂寞的身形，消失在夜色中

……。

高小翔含着一腔热泪，离开了朱丽，一口气，奔出了西安城，开始他那渺茫的求艺之行。

“八大门派”，他想到：“八大门派，我究竟应该向哪一派先行下手，我看明求是不行了，有谁肯以一派的镇山绝艺，授与一个来历不明的少年人？只是明求不行，我就来个暗盗吧！如今，放眼四顾，离西安最近的当推华山，那就先到华山走一趟吧！”

时值夏末，这一夜，华山峰下，来了一个风尘仆仆的俊美书生，但见他略一打量峰顶形势，突然身形一闪，其快无比地向峰顶奔去。

名列武林八大门派之一的“华山派”，其一派重地即建于莲华峰顶。

但见他来到峰顶，藏身于一处树林之中，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形势，突然飘身“金龙宫”内落去。

就在他身形甫落宫内的同时，另一条身影继之出现，后者身材瘦小，身着一件月白长袍，背后斜背着一枝长剑，此人挺立厅脊之上，四下略一张望，冷冷道：“何方朋友，深夜登临敝派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高小翔心知已然为人发觉，躲也无用，当下挺身而出，朗然答道：“在下高小翔想借贵派剑谱一用。”

这时，突然宫内钟声，连敲三下！

接着，整个“金龙宫”内十六个“华山派”的弟子仗剑分立四角。

“华山三圣”穿着同样的月白长袍，背后各背着一柄长剑，神态肃穆的缓步向高小翔立身之处行来。

整个华山“金龙宫”内，鸦雀无声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从正东一个右侧门，一位年约七旬，白发飘飘，一派仙风道骨的老人，缓步而出。

老人两侧，各有白衣书童一名，各人手中捧着一柄长剑。

白发老人步过“华山三圣”身前时，“华山三圣”同时俯身一躬，白发老人微微颌首，算是回礼，兀自走到高小翔身前。

一切静寂得有如严冬的深夜，所有的眼光，又都由白发老人的身上，转移向高小翔。

大家都同一心理：掌门人将如何处置这个少年？

华山一代掌门人，气度确是不凡，他和霭带笑地道：“不知这位小侠深夜登临敝派‘金龙宫’有何见教？”

高小翔冷眼而观，也不禁为这种名家气派镇慑住，恭声答道：“在下想窃借一下贵派的‘华山剑谱’一用。”

华山掌门人依旧和霭带笑的道：“何不明借？”

高小翔爽直的答道：“在下以一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，就是明借，尊驾岂肯轻易相借？明知如此，又何必多此一举？”

华山掌门人轻轻的点了点头道：“言之有理，只是以小侠直上华山‘莲华峰’而能不被沿途桩卡发觉的这份功力，又要‘华山剑谱’何用？”

高小翔黯然一叹道：“在下并非只要一册‘华山剑谱’，我

要的是武林八大门派，每一门派的镇山之学。”

华山掌门人闻言脸色微微一变，但旋即又恢复平静的道：“本掌座实想不出小侠要八大门派八种镇山之学何用？”

高小翔仰脸望天，豪气干云道：“取长补短，将它们融于一炉，自成一家。”

华山掌门两道眼睛一开一瞟，闪射着两股凛人的神芒，注定了高小翔道：“好雄心，好壮志，只是凡事有非常之举，必有非常之因，尚望小侠能将其中原委告知本掌座，则本掌座感激不尽。”

高小翔微微一叹道：

“在下只不过想学成绝艺，一报父母之仇而已。”

华山掌门人奇道：

“难道说除了此途之外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可以一遂小侠宿愿？”

“据在下所知仅上一途而已，在下敢问贵掌门一声，普天之下除了八大门派掌门之外，有谁的武功高过‘武林一怪’，‘宇宙双仙’，‘幽冥三杰’，‘海棠两枝花’的？”

华山掌门人神色肃穆的道：

“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武功一道，学无止境，谁敢肯定的说没有。但据本掌座所知，至今为止，却是没有听说有人的成就超过他们。”

高小翔叹口气道：

“这就是我舍此一途，别无他法的原由，你知道我的仇人，并非只是他们其中的一个，而是他们其中的好几个。”

华山掌门人神光一闪，微现讶意的问道：“不知小侠怎样称呼？”

高小翔脱口说道：“在下高小翔。”

华山掌门人连声说道：“高小翔……高小翔……你就是轰动西安，甚至于可以说已经轰动整个武林的高小翔，令尊是——”

高小翔黯然答道：“‘一代情圣’——高明仁。”

华山掌门人脸上微现一阵欢悦之色，随即黯然一叹道：“想来小侠此行要大失所望了。”

高小翔讶然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华山掌门人微显激动的道：

“因为本派的镇山剑谱，早在十二年前遗失了。”

高小翔失望的啊了一声，喃喃自语道：

“如此说来，我的仇是永远无法报了，而且我可能踏上母亲的覆辙。”

高小翔是何等人物，他已自警觉，这时突闻华山掌门人的声音又响起道：“小侠不必多费心机了，就是武林八大门派的其他七派的镇山剑谱，也于十二年前，同时失窃。”

高小翔不信的问道：

“啊，当真的这回事？只不知是谁有此等能耐，干下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？”

华山掌门人长叹一声道：“‘一代情圣’——高明仁。”

高小翔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久久始道：

“这是真的？难道家父没有死？”

华山掌门人长长一叹道：

“难道本掌座还会谎言骗你不成，他在盗取那本剑谱之时，还被本掌座运剑断了一只右臂，为了遗失这本镇山剑谱，本掌座愧对师门已经一十二年了，唉，说不得今宵只得将小侠留下来，做为人质，以期换回本派镇山之学了。”

高小翔冷冷一哼道：“家父以一条右臂与贵派换一本破书，难道还不够吗？”

“华山三圣”的“紫霜剑”宇文东早对高小翔的狂傲不满，屡想兴师问罪，及至见掌门人以礼待之，只好兼顾大体，未便出手。

此时见他出言顶撞掌门人，更是怒火上升，竟然不顾身份，出言喝道：“就是十条命来换一本书也不够。”

高小翔听说自己父亲被华山掌门断去一臂，心中早就恼火，再经挑逗，禁不住脱口叫道：“不够如何？”

“紫霜剑”宇文东一阵狂笑道：“本派掌门已经说过，留下阁下做为人质，以换回本门镇山剑谱。”

高小翔冷哼一声道：“只怕在下想走，你们留不住在下。”

“紫霜剑”宇文东气极而笑道：“那你就走走看。”

高小翔语气冷傲道：“不要逼在下出手伤人，否则责任在你而不在我。”

说着昂然向宫门走去。

当下，华山掌门人朝“碧血剑”卧龙明瞟了一眼，卧龙友明点头会意。

“华山三圣”中，卧龙明的武功虽然数不上第一，但那沉稳老练，却无人能出其右。

华山掌门深知高小翔年纪轻轻，既然能名噪江湖，必然有点真才实学，绝非好惹，对方功力究竟高到什么程度，自己全然不知。

他示意卧龙明应敌，就是为了这种缘故，华山掌门“华山圣翁”诸元友，以为卧龙明纵然不是高小翔的对手，但两者之差，必极有限，再补以他的沉稳，当不致有什么差错。

“碧血剑”卧龙明双手一拍，微笑道向高小翔逼去，道：“我看这位小侠最好时暂屈居‘金龙宫’数日，等你父亲把剑谱送来，如何？”

高小翔傲然一笑，冷冷道：

“只要你胜得过在下一双肉掌，再说不迟。”

“碧血剑”卧龙明怒喝道：

“你真的想逼我们动手吗？”

高小翔眉头一皱，冷哼一声道：

“是你们逼我，并非在下逼你。”

“碧血剑”卧龙明怒极而笑道：

“如此说来，不向小侠讨教几招是不行的了……”

高小翔微微一笑，傲然插口道：“请便吧！”

“碧血剑”卧龙明讶道：“就凭一双肉掌？”

高小翔点点头道：

“不错！在下就凭一双肉掌，向阁下讨教几手华山绝学。”